列傳第二十九　北齊書四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酷吏

邸珎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靈禀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

佩韋絃者鮮矣獄吏爲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
途不競綱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
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邸珎等以存酷
吏懲示勸勵云

邸珎字寶安本中山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
拜爲長史性嚴暴求取無猒後兼尚書右僕射
大行臺節度諸軍事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
爲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爲勃
海太守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
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逆
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
鎧曹參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王爲葛
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
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
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
道孝莊即位除左中兵郎又爲尚書令臨淮王
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彧不謝

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
云僞梁廣發士卒來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
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
孚令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
云疆境無事乞特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
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
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
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莅代下便
請旅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
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去鄉一小時憂國
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
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
臣實獻直言云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
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
迎暴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
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
爲臣比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
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

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
令帝乃下勑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
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
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文癡後神武
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
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自神武之司州
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
夫鄉之爲人合飲北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
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鄉者
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鄉位與之相似於是啓
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
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
道曰鄉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
然遊道入省刻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
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
如官賞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
避權豪家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
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

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
事立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
被徵貶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
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
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考羣令史證
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邢巒上言
曰飾僞亂眞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
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
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之人之際叨竊臺郎躁
行諂言肆其姦詐罔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
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狂不悛
曾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
遂肆其褊心因報嗔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
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
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
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何物官府將此例又云
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皆承
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

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以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隆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汚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眞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寀謂曰卿早逐我向荆州不爾必經略殺卿遊道遂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尚書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畫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敝襦而死弃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眞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三道

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
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而判之曰遊道禀性適
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中蘭
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
道習交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
遊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命
所着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
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撿主
司盜截得鉅萬計奸吏返誣奏之下獄尋得出
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
求贈謚贈太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
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愚遊道剛直疾惡如
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
陰私問獄察情權擢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
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勳意將含
忍遊道疑貞元康爲其內密啓云子貞元康交
遊恐其別有詞囑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
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遊道生立祠堂焉題曰

忠清君遊道別刻吉密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
朝士甚鄙之然董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
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兄女孤弱
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襄事爲司州綱紀與
牧樂昌河西二王乖忤及二王薨喪事經恤之
瑯琊丘李奬一面便定死交奬曰我年位已高
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
能既而奬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
以衣帢待之揮手歡謔元顥入洛將受其命出
使徐州都督二公與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爲
奬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迴已老一汎階以益
之又與尉厭結交託厭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
平一文鳥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生市司得錢五
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
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勑至市
司猶不許遊道校市司勤使速付騰與大怒時
李奬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三百人死
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

氣當慕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
形音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若必無情構嘗因遊道
會客因戲之曰賢兒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
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
也奬與構謝之諮然如萑遊道死後構爲定州
長史遊道弟三子子遜爲墨曹博陵主簿記與
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
晝臥如夢者見遊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安豈
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白之士士遜驚跪曰不
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也蹇性自如
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
素沉密少言有才識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
司散騎常侍常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
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
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都中侍郎李德
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參機密士
約亦爲羣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周魏殿中尚書斐

性殘忍以強斷知名世宗引爲相府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爲[illegible]

盧校書非後以謗史與李庶俱坐鞭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陁兒少麤傑家在定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曉方知節後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文詐了齊文襄作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苦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鞫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

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
任京畿長吏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
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
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
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
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實氏皇后姨祖載日內
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授名身遂不
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
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
闇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名衆儲備設尅
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
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于上
義雲資產宅宇足稱家室忽道孤貧亦爲矯詐
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
居表四品五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
三品已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
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
尉科罪尋勑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

多煩辭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
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
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
歸罪義雲云其覆執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
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疎聲望大損乾明初
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
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
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
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相
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鄴武
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
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
齊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起本州軒昂自得意
望鈞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所授又言離別
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
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內不
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示奏之爲此元海漸
疎孝貞因是兼中書令又高歸彥起逆義雲

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
爲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覃擅爲此
追還武成猶録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
書是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
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
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
野爲郎與左丞宋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是辱
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荅然酷
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孫僕隸常殆
痍被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奸
通榜掠無數爲其着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
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
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
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祖令
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小室范
陽盧氏有色兒子暢疑盧姦人所爲將加拷掠
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
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之人是朝貴不可發乃斬

之於獄弃屍漳水

列傳第三十九　北齊書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　北齊書四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外戚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鮮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魯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雖胡長仁以譖訴貽禍解結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二篇

楚猛太安狄那人姊爲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刺史卒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書叡少好弓馬有武幹爲高祖帳內都督從破尒朱於韓陟累遷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爲時論所鄙

皇建初封東安王高歸彦反於冀州詔叡往平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關叡率軍赴援頻戰有功擒周將楊擣等進大司馬出揔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坐免官尋授太尉薨

尒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四胡敗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既藉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建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任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爲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爲主爲任氏家客薛孝孝告高祖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一房弟文略以兄文羅卒無後襲梁王以兄文暢事當從坐高祖特寬貸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世宗嘗令音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世宗愴然曰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撰多所凌忽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奴賭而取之明日平秦使文略

彈琵琶吹橫笛謳詠倦極使卧唱挽歌居數月
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
奏之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請爲其父作佳傳
收論尔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
鄭仲禮滎陽開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
有膂力高祖辟爲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内都
督嘗執高祖弓刃出入隨從任冑爲好酒不憂
公事高祖責之冑懼謀爲逆賴武明婁后爲請
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公希
宗上黨守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姻好施
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爲徒兵所害弟
祖勳顯祖受禪除祕書丞又女爲濟南王妃除
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
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坐贓免
官無子幹自少及長居官皆因寵無可稱述卒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繼子肅元蠻后之父也歷
光祿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元爲蠻苦請因

是遣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延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鄭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座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語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間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為三侯長仁私遊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共除孝裕為青州元龍等皆出孝裕文說長仁曰王陽卧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從孝裕為北營建德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士開出為齊州長仁怨憤謀令刺士開事覺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為后重加贈謚長仁弟等前後七人並賜王爵合門貴盛從祖兄長粲父僧敬即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少而敏悟以外戚起家給事中郎黄門侍郎後

主踐祚長粲被勑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
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録尚書趙彦深
和士開高文遥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
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遥並
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
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即位富
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
譽又爲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
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遂言於太后發
其陰私請出爲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
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亦憫默至州因決髮于
不得舉失音卒

列傳第四十

北齊書四十八

北齊書四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申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嵇毋懷文

嵇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列其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不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牛並錄之以備方伎云

田一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

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爲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呪禁陰陽歷數天文藝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

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僊人有少罪過爲天
官所謫今限滿將歸鄉宜送吾至汾水夕河值
水暴長橋壞舡渡艱難是人乃臨水長歎以一
符投水中流便絶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
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亦如此
長史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部隱
於[illegible]邪山辟穀餌松木茯苓求長生之術尋爲
顯祖追往晉陽至遼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
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
走俄頃國發道榮歸周齊初乃卒又有張遠遊
者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
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
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
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爲館客韓陵之戰
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
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王爲
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其後每征討其言

多中位徐州刺史卒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筭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筭之妙機巧精微或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爲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絶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莩灰驗其術應驗如鈴灰飛動也不爲時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絶至今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歌器漏刻諸巧事并畫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歷書名爲靈憲歷筭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著明歷數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若天與

延年齒東北水中歷人王衡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民得天下也是時魏武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又有荀次德有術數預知尔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言榮不從也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通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

不横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惜之邱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爲火陣我不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兒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還岳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曰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筭滿床太言曰不忌岁初我乃不見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昔見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即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得久也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將起兵密宿著令遵世筮之遵世

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
以遺詔追並祖及即祚授其中書舍人固辭疾
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爲館客高祖崩
於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
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頻卜
不吉又至二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
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
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
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登車顧云即以此
地爲定即義平陸公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
託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
人喜出後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入
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問至和大驚武平中筮
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遊王侯家世宗
自潁川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王於道旁縱觀謂
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士垂鼻涕者顯祖
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

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
當至宰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掐
之至石動稍曰此王癡人至供膳曰止得好飲
食而已王嘗爲高歸彦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
歸彦曰我何爲反王曰不然公有反骨王謂其
妻曰殿上者不過三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
以啓帝帝怒召之王無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
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還若得過日午時或當
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呂仁雙盲而
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蜀桃枝之聲曰有所
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
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
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
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
世宗以爲我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
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嶷爲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

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託爲異人而問之寧曰
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
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子六
稚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
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綦毋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
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時宣言賀幟盡赤西
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
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高祖遂
改爲赭黃所謂河陽縣者又造宿鐵精以重柔
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刃脊浴以五牲之溺
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
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刃猶甚快利不能截三
十札也盧氏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十將鑄劒
處其土可以塗刃懷文官至信州刺史又有孫
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城人
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
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

承光即承之也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荅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占嵐角武衛姜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衛鬬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住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訴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患傷寒嗣明爲此訴候脉甚嘗楊愔三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邢並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以子年少未合剖

符讖能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朞而卒楊令惠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屑頻燒至二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不下手唯嗣明獨治之其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麥穗許見一赤物長二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重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爲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列傳第四十一

北齊書四十九

北齊書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甚哉齊末之嬖幸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忠
利雖乃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
戮閹官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
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
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剥掠將盡縱
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
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
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以有累明德天保五
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去之徒唯左右驅馳內
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
漫繁盛業鴻基以顛覆生民免夫被髮左衽
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爲佞幸傳云其宦者之
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
闕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
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爲行臺右丞親寵日
隆多受賂遺秀遇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
乃啓爲七兵尚書除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

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録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已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揚愔誣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高祖追恣秀即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彦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靖嘗夜中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荅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爲淳直後爲儀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世祖封長廣王辟士開府行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卻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如此顯祖知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廣王請之也世祖踐祚累除侍中加開府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怨遣武衛將軍口口分詣宅晝夜扶侍成服後

方還其日帝又遣以櫝車迎士開入內帝見親
自握手愴惻下淚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
四人並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
先患氣因飲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
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欷不能言帝曰卿此
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
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祖云自古帝王
盡爲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
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萬年國
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世祖大
悅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
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
臨崩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
手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
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妻定遠等謀
出士開引諸貴人共爲計策屬太后繼朝晉陽
前殿嚴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
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社稷日月死

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殺
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或亡不出
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
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詣雲龍門令
文遥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胡長粲傳言太后
曰梓宮在殯事大忽速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
等遂並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見問士
開曰先帝梓宮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
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

謂叡等云今士開爲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
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之告叡
等如士開旨以士開爲兖州刺史山陵畢叡等
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翫以
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
作方伯今欲奉別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
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當不
自安今得出實稱本意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
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

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勢欲以陛下謂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珎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除尚書令錄尚書事復本官惡得如故世祖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內無復期限遂與太后爲亂及世祖崩後稍自放恣琅耶王儼惡之與領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勑令王向臺遣兵士防送禁於治事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簿錄其家口

後誅儼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
復其子道盛爲常侍又勑其弟士伾入內省參
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
太宰如故士開禀性庸鄙不關書傳發言吐論
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
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恥者多相附會甚
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存昆季行列又有
一人士曾參士開值疾醫云王傷寒極重進
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難色是人云此物
甚易與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舉便盡
士開深感此忠爲之强服遂得汗病愈其傾朝
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愚無不進
擢而以正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將
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命誨喻責其珎
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
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繈褓之中令其
鞠養謂之乾阿妳遂大爲胡后所昵愛令萱奸

巧多機辯取媚左右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
初奉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
戲醜褻無所不爲寵遇彌隆官爵不知紀極遂
至録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
之爲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
曰太姬此即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
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
傾內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
予奪不可盡言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
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
肱爲庫典從征討以功勤擢爲武衛將軍肱妙
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世祖所
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
彌見親待後主即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
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肱才伎庸劣不涉文
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士
開既爲世宗所幸多令在東宮侍後主所以大

被寵遇十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録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墻面如此又爲右丞相餘如故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晉州令肱率前軍先進仍惣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郎者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法來我何爲守壍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去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應開府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

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還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勅止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迴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言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解律孝卿檢校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為言斬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後那肱以數千人屯濟州關伺還覘候每奏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公為隆州刺史誅初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陽愚僧阿禿帥於路中大叫呼顯祖姓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顯祖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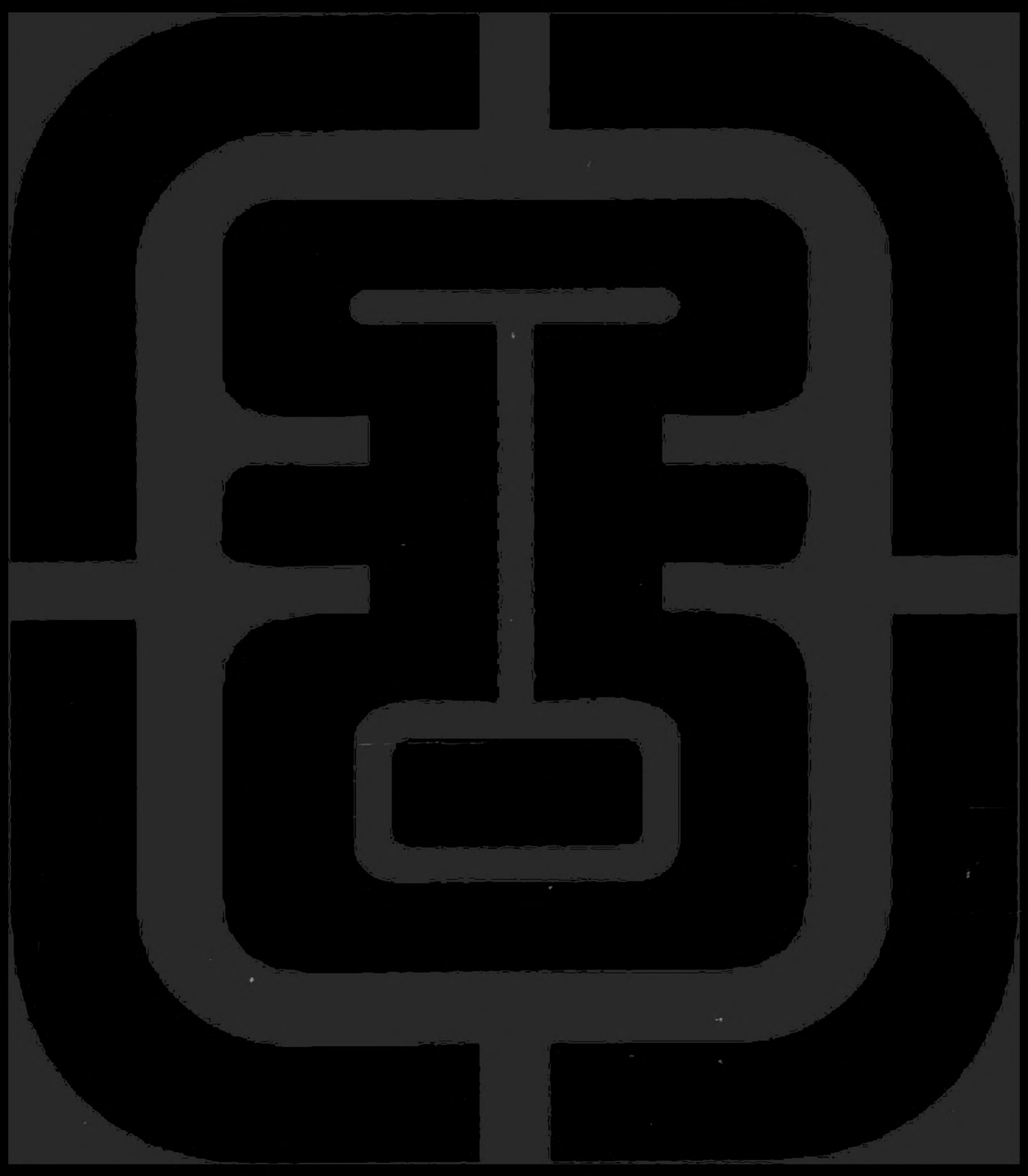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即位累遷侍中領軍揔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強弓長矛無容相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荅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寶仁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昌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軍國要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成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君臣應和若此其弟萬歲及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寶信尚公主駙馬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賢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

孝言後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躬爲至尊起
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
言分工匠爲己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
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並
除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
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勑入內尋
詔復爵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
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兇酷皆鳳
所爲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署云
狗犬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
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韓寶業盧勤叉齊紹並高祖舊臣左右唯門閹驅
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
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叉等或爲中常侍
侍世祖時有曹文摽鄧長顒董亦有至儀同食
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後實
業勒叉齊紹子徵並封王不過侵暴於後主之
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並肆其姦佞敗政虐人

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
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
十人又皆封王開府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趍
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莫不發
言動意多會深旨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
積貪婪無厭猶以波斯狗爲儀同郡君分其幹
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
廳諸閹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
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覺走數十爲羣馬塵
坌諸朝貴妾至唐趙韓駱皆隱聽趨避不敢
爲言高祖時有蒼頭陳山[illegible]畫無劉桃枝等
數十人俱驅馳便僻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朝
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
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珎皆爲王
尤爲親要洪珎弄權勢鬻獄賣官又有魏多之
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
封王諸官者猶以宮掖驅馳便煩左右漸因昵
仗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

士則皆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公
胡小兒等眼鼻深嶮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
朝貴元爲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
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三長通年十四五便假
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辟榮宗常自云能使
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
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一古冢榮宗謂舍人
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
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不前奏曰臣向見郭
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挿馬鞭問臣我阿
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賛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列傳第四十二

北齊書五十

ITC